听会也能长智慧

吴非

民间夸奖人,称“烧得一手好菜”,“写得一笔好字”,但绝对不会夸奖人家“说得一口好谎”,“吹得一口好牛”。这里我想说,我曾梦想遇上个“开得一把好会”的,可惜没有。

有位相识的局长,几年前上任,9个月开了226个会。有的会是上级部门召开的,指定必须到会;有些会是下属单位邀请出席并讲话的,不去不合适;也有些是他召集的,例行公事。这226个会,尚不包括“考察”“指导工作”和“与民同乐”。 我曾对他寄予希望,希望他能像人家常说“打得一手好拳”似的,“开得一把好会”,遗憾的是,他开会开得都想吐了,他身不由己地被压进那个模子里,变形并固定了。局长说,有时不得不例行公事地说几句套话空话废话,但主持人最后总结就会说“局长的讲话非常重要,大家回去后要认真……”

有些人就是爱开会,没有会开还不行,如果三天无会,他就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一生有多少时间是泡在会场上的?我回忆退休前,每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得出席各种各样的会。当然,作为“群众”,我的会不算多,也不重要,一般带耳朵就可以了。因为我领工资,不重要的会,可有可无的会,我都得正襟危坐,以维护团队秩序和别人的自信。

但我总是期待,想今天能来个公开声明拒绝作“重要指示”的官员,直接让我听一些不重要但是有趣的讲话。总之,我想参加一些别开生面的会,看到与众不同的个性,听到鲜活的表达,能获得一些智慧。比如,报告人说出真正的“个人意见”,并介绍他思考的过程,告诉我们他的困惑、难处,告诉我们他也缺乏信心和底气,坦言他也在苦苦摸索……我想听到他说,和我们一样,他并不是特别聪明,遇到问题要去翻书查资料,去请教高明的人……总之,我想听一位活生生的人说话,而不是看一台又一台的机器人在传递复印。

我想看到一个敢说“我不懂”的报告人。我努力学到老,不过知沧海一粟,我不敢相信,一个人开口就能作“重要讲话”,对各类工作和情况都敢作“重要指示”,他果真“万事通”,充其量不过是“百度百科”。

然而,守望会场,我失望了大半辈子。我几乎没看到那样既平常而善于学习的人,这就让我失去了被励志的可能。一个人开了大半辈子会,长年参加低水平的会,听不好的语文,是一种慢性“惩罚”。

我作为听会人,也不是没学到有用的东西。有家报刊社开表彰大会,请来两名“厅级”官员,以“提高会议级别”。两位厅级被安排不同任务:一个代表机关致辞,一个宣布获奖名单。依我陋见,这个待遇也是一样的,但我替“宣布获奖名单”的那老乙捏把汗,因为我知道那个名单上,有好几个地名人名有生僻字,她要是读错了怎么办?

但是,有趣的事发生了。老甲先讲话,读讲稿,没想到竟然读了40分钟!冬天啊,舞台的强光灯照着他光头上的汗珠……台下多人大怒:这是哪个二五眼写的讲稿,不是说好讲十分钟吗?替老甲写讲稿的编辑急得要哭,说:“我是写长了一些,我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我原以为他会选读的,没想到他全读了!”老甲终于安全地读完了报告,主席台上有人用帽子遮住眼,睡着了,但双手竟也本能地拍了几下。接着,由老乙宣读“获奖名单”,万万没想到,她是这样读的:“现在我宣布:某某某等25位同志获得一等奖;某某某等85位同志获得二等奖,宣布完毕!大家鼓掌祝贺!”

聪明人就是有办法。你坐在会场上两小时,难道真的什么也没学到吗?

皮影戏曲人物 (油画) 许淇

棚户区前世

任雪蕊

我上小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住在一个叫人民新村的巨大棚户区里,它一头是延安西路,另一头是法华镇路,我上学天天要路经穿行。长长的弄堂,五花八门的自建房一栋连一栋,路面高,住户的门槛低,属于低头下台阶才能进家门的“滚地龙”腔调。但我的记忆里,那里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杂物乱堆,根本看不到垃圾。破旧的住房,破旧的门窗,却是一尘不染的。倒是我们家那条西班牙式的洋房弄堂,有大花园,有宽敞的弄堂,窗户大门永远灰扑扑。

一个叫桂贞的女同学到我家参观抽水马桶,玩了几次抽水后,转眼就发现我家的锅子只只乌漆墨黑,棉拖鞋龌龊邋遢,她受不了,立马挽袖子擦锅子晒拖鞋,擦完锅子拍干净拖鞋收进屋子一一摆好然后回家。这件事就连我下班回家的妈妈也脸红半天。

一个叫阿芬的女同学就住在人民新村的弄堂口,我每天先去她家等她,然后一起穿过整个人民新村到学校。她家门口,一大早通常摆了三样东西,垃圾簸箕和扫帚,拍掸干净了口朝下地靠在墙角;一个洗刷干净的马桶,盖子斜搁着放在门口,估计是为了吹去臭气晒太阳消毒;再有一个是漏底的洗脸盆,里面种满绿油油的葱。

离阿芬家十来步是一个公共水站,一排四个水龙头。走过路过,那里永远是湿漉漉的,男男女女很多人,刷牙洗脸,洗菜刷床单,给孩子洗澡冲屁股,默默无语的,大声聊天的……

跟上海所有的棚户区一样,人民新村空间狭窄,后窗对前门,大弄堂套小弄堂,邻居街坊就像一家人。孩子们都是一起长大的,肚皮上有啥胎记人人皆知;大人上辈子下辈子都住这里,有的还是一家厂子上班的同事没啥事体能瞒人:我家昨晚夫妻打架,你家今早老子刮儿子;张家媳妇骂婆婆,李家女儿外面“轧朋友”,屁大的事情整条弄堂都晓得,逃也逃不脱……

我经常一路走,一路听阿芬说“八卦”,还是“现场直播”:“喏,那个女的看到吧?伊就是我跟你讲过的四班阿跷仙的姆妈,伊拉老公……”

夜光杯

活着闭眼不容易

袁念琪

从曼彻斯特往利物浦,第一站奔的就是披头士博物馆。这博物馆真是与众不同,开在地下室里。这原是艾伯特码头的旧仓库,现整个区域都改造成旅游景点。一旁的海洋博物馆还有泰坦尼克的专题,因为这巨轮属此地的白星公司。

“披头士”即“甲壳虫”,甲壳虫是他们对美国摇滚英雄霍利致敬,列依把Beetles(甲壳虫)改成Beatles。它由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格·斯塔尔四人组成,是最早的F4。其外形符号化:一头长发、无领四扣上衣、烟囱长裤和矮靴子。演唱台风大胆、热烈奔放、无拘无束。

都说做事要讨“两老”的欢喜难,可披头士既让平民百姓狂热,与毛泽东和肯尼迪同时入选“十年来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得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大英帝国勋章”及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赞:“我们感谢列侬,他改变了我们世界的文化”。可列侬四年后却把勋章退还女王,因英国参与尼日利亚比亚弗拉事件还支持美国的越战。但对“铁娘子”的评语则无法反应,因为这是对他的悼词。

看来,把博物馆设在地下还是有道理的。一片暗天暗地里,营造气氛方便,光声电效果凸显。我拍下披头士用过的架子鼓和吉他,起步的卡文俱乐部地下红砖窖、黑胶唱片满满的NEMS唱片店和演出小舞台的微型实景,包括当年去美国的飞机舱局部;还有栩栩如生的蜡像,其中有演出的4人组、背后墙上的挂钟指向2:29。最令人震撼的是循环播放的黑白录像记录了不同国家粉丝们的狂热,每到一城,就会引起当地年轻人歇斯底里大爆发。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市的演唱会,观众竟达25万。难怪列侬敢说,“我们比耶稣更流行”。唱出心声、道出真情才能叫人心跳、永驻人心,但人们往往膜拜唱出心声道出真情的人,而忽视心声和真情。

一起参观的前国脚谢晖,看到陈列着一个平扁铝制小酒壶。他在德国踢过球,认出上刻德文“送给恺撒大帝”。是1960年10月9日,那时的成员、德国鼓手斯图尔特送列侬的20岁生日礼物。那时,披头士正在汉堡演出。《列侬》的传记作者波森纳认为,“汉堡在真正意义上制造了甲壳虫乐队”,同时也为列侬成为乐坛“恺撒大帝”奠定了基础。

随后,我们到城外门罗大街251号的列侬故居,这座仿都铎风格的二层小楼是他姨妈家。出生不久,因在船上当酒保的父亲离家,列侬被母亲送姨妈抚养,姨夫开了个小牛奶加工厂。摇滚的幼芽在这里孕育,在他组织乐队的第二年,母亲遭车祸身亡,这时他才18岁……因参观需提前预约,我们未能进入,只得在院门外一望。

没想到,在家门被查普曼枪击的三十四年后,列侬又躺着中枪。BBC记者加德纳说:那个杀害美国记者带伦敦口音的人、被英媒体称为“圣战者约翰”。他同伙的外号则分别是保罗、乔治和林戈。其实,这不是英媒体的原创,而是出自被极端组织所抓的人质,用“披头士”四人名来称呼看押他们的英籍好战分子。难道就因他们来自英国的缘故?

2014年,西班牙影片《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获三项戈雅奖。说的是1966年披头士在西班牙阿尔梅里亚拍电影时,粉丝与偶像接触的事儿。列侬在粉丝、英语教师安东尼奥的本子上,写下他的新歌《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即著名的《永恒的草莓园》:“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值得逗留。只有草莓园永恒。生存是容易的,当你阖上双眼,不去理会你所看见的一切。”

告别利物浦,前往伯明翰。路上一想起列侬,总浮现披头士四人前后脚相扣过斑马线的照片,正视前方,大步流星,抖擞潇洒。闭眼活着不容易,就是眼开眼闭,也较难。

赠书

宋仲琤

关于赠书,我一度把它看做很神圣的事,它是文人雅士之间的互赠往来,互相学习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就像旧时家庭主妇烧了拿手的菜肴送给左邻右舍品尝一样,营造的是气氛、联络的是感情。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这个看法,从而变得不以为然而不再散漫赠送了。倒不是我小气,舍不得那些个银子,而是赠送出去的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说的尊重不是指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也不是将它供在书橱里,“日日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些,都不是名副其实的尊重,而是异化。

1992年,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民俗之谜》,拿到样书的当天,我就喜不自禁地签上大名,送出十数本。这本书是铜版纸印刷的,精美异常,价格不菲(每本220元新台币,当时相当于44元人民币)。

可是,十数日后,我在某友人家里的餐桌上看见了它,目睹了它的惨状:被主人当做碗垫保护其仿红木的餐桌,垫着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番茄鸡蛋汤。亲眼目睹世俗的烟火味践踏高雅的书卷气,当时那个郁闷啊,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有辱斯文嘛。

想他当时跟我要拙著的时候的恳切和真诚,如今却如此对待,使我心怀不忍,悄悄地拿一本旧杂志替换了它,将它“昧”了下来,藏进了我的包里。而这位仁兄对于家里少了个“碗垫”竟浑然不知,可见其作为读书人之不称职矣。

那以后,凡出书,我便不再主动送人,我不清高,您也别用烟火味熏我。要看的话,您去书店(现在更方便,让手指代您跑路——上网)买呗,要在下签名也没问题,现在物流业极其发达,来去的快递费我支付。我再也不愿看到拙著被当做“碗垫”这样的悲剧发生了,倘若府上没有碗垫,我这就给您送一打造型美观的、专业隔热的,妥否?

或曰,人那是视之如草芥,觉得你的书不值得一读,没扔垃圾堆算厚待了。也对,那我就更惜书如金、不再赠送了,我放网上、进书店卖还不行吗?草芥还是宝贝,得读者说了算不是?

前几日,适逢长篇反贪腐小说拙著《备胎》出版面世,由于出版社的宣传,消息灵通人士早早得知了消息,便致电或发来短信索书(要签名本),正踌躇之际,医学界一朋友告知“欣闻大作出版,专从网上购得30本,分送亲朋好友,扩大影响,以示支持。但我的一本你要给我签名,我要收藏的。”

得此消息,大喜过望,想:这才是真正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创作呢,有如此读者,不努力写作哪对得起他们的厚爱啊!

“老药”中的新突破

李劲 王昊宁

知道“叶酸”吗?对,就是那种几分钱一片的白药片。早在60多年前,叶酸就被认定是一种能预防胎儿畸形的维生素,如今却被证明有一定的减少胃癌发生的作用。将老药新用是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仁济医院消化内科消化道肿瘤研究团队,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现任所长兼科主任房静远教授。

全球胃癌死亡者每年超过60万,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患者人数最多。由于胃癌早期症状与一般胃病很难区别,在我国目前的诊断条件下,仅可发现10–15%左右的早期胃癌。在导师江绍基教授和萧树东老师指导下,房静远希望在胃癌的早期预防方面有所突破,“老药”叶酸开始进入了他们团队研究的视野。

房静远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开始这项科研的。198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江绍基和仁济医院终身教授萧树东清醒地判断中国医生在消化学科领域应该有所作为,他们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消化疾病研究所。让房静远惊喜的是,两位大师相继成了他的博导,指导他完成了以后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奖的博士毕业生论文:《人胃癌DNA甲基化与维生素的变化及维生素对CAG的干预影响》。题中的维生素即指叶酸;CAG则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英文缩写,这是胃癌的主要癌前疾病。

一直是孕妇们服用的叶酸,为啥具有一定抗癌新功效?房静远这样诠释:叶酸最早从植物叶子中提取而被称为叶酸,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绿色蔬菜中的B族维生素。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叶酸对肠化和异型增生的控制有一定疗效。如果DNA甲基化水平低,促癌基因活动性就强,容易诱发癌症;摄入一定量的叶酸,能使DNA甲基化保持在正常水平,使促癌基因沉默,从而减少某些肿瘤发生的机会。

这些术语相对专业,结论却简洁明了:对于体内叶酸水平较低者,用价廉而副作用少的叶酸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能部分预防这些患者发生胃癌。近年来,国内不少单位应用此医院的研究成果治疗萎缩性胃炎患者,取得了良好疗效。叶酸疗法已写入《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这是国际上首次将叶酸用于防治这类疾病。

当年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毕业时,房静远面临着两难抉择:是继续从事他在美国的科研,还是延续在国内的临床工作?他最后作出了“鱼和熊掌”兼得的决心:“把科研的主战场转移到国内来,临床与科研结合,两者都不偏废。”

作为上海市的“领军人才”,房静远带领消化所在近年来拿下了一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承担了20多项有关胃癌和大肠癌防治的基础课题。近日,他领衔的团队又成功入选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全国消化内科医学领域仅此一家。

坚持每周两个半天门诊、两个半天胃镜及一次查房,已成为房静远为自己订立的“规矩”。“别人半天看四五十人,他只能看三十人左右。他问得太细了!”一名跟着他“抄药方”三年的学生感慨道。每当遇到外地患者赶到医院挂不上号时,房静远总是自愿延长时间为他们诊治,耽误进餐早已成了他的“惯例”。“临床治疗虽然要占用我大量时间,但万万不能少。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和临床紧密结合。”房静远说。

十日谈 仁术济世的故事

与患者心连心,请看明日本栏。